宋史/卷47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七十三 ◄

宋史
卷四百七十四　列傳第二百三十三　姦臣四

► 卷四百七十五

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

万俟卨

万俟卨，字元忠，開封陽武縣人。登政和二年上舍第。調相州、潁昌府教授，歷太學錄、樞密院編修官、尚書比部員外郎。紹興初，盜曹成掠荊湖間，卨時避亂沅、湘，帥臣程昌寓以便宜檄卨權沅州事。成奄至城下，卨召土豪、集丁壯以守，成食盡乃退。除湖北轉運判官，改提點湖北刑獄。岳飛宣撫荊湖，遇卨不以禮，卨憾之。卨入覲，調湖南轉運判官，陛辭，希秦檜意，譖飛於朝。留為監察御史，擢右正言。

時檜謀收諸將兵權，卨力助之，言諸大將起行伍，知利不知義，畏死不畏法，高官大職，子女玉帛，已極其欲，盍示以逗遛之罰，敗亡之誅，不用命之戮，使知所懼。

張俊歸自楚州，與檜合謀擠飛，令卨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守。命中丞何鑄治飛獄，鑄明其無辜。檜怒，以卨代治，遂誣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，令虛申警報以動朝廷，及令憲措置使還飛軍；獄不成，又誣以淮西逗遛之事。飛父子與憲俱死，天下冤之。大理卿薛仁輔、寺丞李若樸、何彥猷言飛無罪，卨劾之；知宗正寺士懷請以百口保飛，卨又劾之，士懷竄死建州。劉洪道與飛有舊，卨劾其足恭媚飛，聞飛罷宣撫，抵掌流涕。於是洪道抵罪，終身不復。參政范同為檜所引，或自奏事，檜忌之，卨劾罷，再論同罪，謫居筠州。又為檜劾李光鼓倡，孫近朋比，二人皆被竄謫。

和議成，离請詔戶部會計用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，若減於前日，乞以羨財別貯御前激賞庫，不許他用，蓄積稍實，可備緩急。梓宮還，以离為攢宮按行使，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副之，离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，其無恥如此。張浚寓居長沙，离妄劾浚卜宅踰制，至擬五鳳樓。會吳秉信自長沙還朝，奏浚宅不過眾人，常產可辦，浚乃得免。

除參知政事，充金國報謝使。使還，檜假金人譽己數千言，囑离以聞，离難之。他日奏事退，檜坐殿廬中批上旨，輒除所厚者官，吏鈐紙尾進，离曰：「不聞聖語。」卻不視。檜大怒，自是不交一語。言官李文會、詹大方交章劾离，离遂求去。帝命出守，檜愈怒。給事中楊愿封還詞頭，遂罷去，尋謫居歸州。遇赦，量移沅州。

二十五年，召還，除參知政事，尋拜尚書右僕射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纂次太后回鑾事實，上之。張浚以离與沈該居相位，不厭天下望，上書言其專欲受命于金。离見書大怒，以為金人未有釁，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，浚坐竄謫。离提舉刊修《貢舉敕令格式》五十卷、《看詳法意》四百八十七卷，書進，授金紫光祿大夫，致仕。卒，年七十五，謚「忠靖」。

离始附檜為言官，所言多出檜意；及登政府，不能受鉗制，遂忤檜去。檜死，帝親政，將反檜所為，首召离還。离主和固位，無異於檜，士論益薄之。

韓侂胄

韓侂胄，字節夫，魏忠獻王琦曾孫也。父誠，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女弟，仕至寶寧軍承宣使。侂胄以父任入官，歷閤門祗候、宣贊舍人、帶御器械。淳熙末，以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。

孝宗崩，光宗以疾不能執喪，中外洶洶，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。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，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，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啟太后。侂胄兩至宮門，不獲命，彷徨欲退，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問故，入白憲聖，言甚懇切，憲聖可其議。禮以告侂胄，侂胄馳白汝愚。日已向夕，汝愚亟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內。翌日，憲聖太后即喪次垂簾，宰臣傳旨，命嘉王即皇帝位。

寧宗既立，侂胄欲推定策恩，汝愚曰：「吾宗臣也，汝外戚也，何可以言功？惟爪牙之臣，則當推賞。」乃加郭杲節鉞，而侂胄但遷宜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。侂胄始觖望，然以傳導詔旨，浸見親幸，時時乘間竊弄威福。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疏遠之，汝愚不以為意。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，謀泄，斥去。朱熹奏其姦，侂胄怒，使優人戴冠闊袖象大儒，戲于上前，熹遂去。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。未幾，龜年與郡；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，提舉佑神觀。自是，胄益用事，而以抑賞故，怨汝愚日深。

霅川劉弼者，曩與侂胄同知閤門事，頗以知書自負。方議內禪時，汝愚獨與侂胄計議，弼弗得與聞，內懷不平，至是，謂侂胄曰：「趙相欲專大功，君豈惟不得節度，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。」侂胄愕然，因問計，弼曰：「惟有用臺諫爾。」侂胄問：「若何而可？」弼曰：「御筆批出是也。」侂胄悟，即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為監察御史，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；罷吳獵監察御史，而用劉三傑代之。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，汝愚之跡始危。

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，謀於京鏜，鏜曰：「彼宗姓，誣以謀危社稷可也。」慶元元年，侂胄引李沐為右正言。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，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，將不利於社稷，汝愚罷相。始，侂胄之見汝愚，徐誼實薦之，汝愚既斥，遂併逐誼。朱熹、彭龜年、黃度、李祥、楊簡、呂祖儉等以攻侂胄得罪，太學生楊宏中、張衛、徐範、蔣傅、林仲麟、周端朝等又以上書論侂胄編置，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人。

已而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、提舉佑神觀。又設偽學之目，以網括汝愚、朱熹門下知名之士。用何澹、胡紘為言官。澹言偽學宜加風厲，或指汝愚為偽學罪首。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，且及徐誼。汝愚謫永州，誼謫南安軍。慮他日汝愚復用，密諭衡守錢鎡圖之，汝愚抵衡暴薨。留正舊在都堂眾辱侂胄，至是，劉德秀論正引用偽黨，正坐罷斥。吏部尚書葉翥要侍郎倪思列疏論偽學，思不從，侂胄乃擢翥執政而免思官。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。時臺諫迎合侂胄意，以攻偽學為言，然憚清議，不欲顯斥熹。侂胄意未快，以陳賈嘗攻熹，召除賈兵部侍郎。未至，亟除沈繼祖臺察。繼祖誣熹十罪，落職罷祠。三年，劉三傑入對，言前日偽黨，今變而為逆黨。侂胄大喜，即日除三傑為右正言，而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。王沇獻言令省部籍記偽學姓名，姚愈請降詔嚴偽學之禁，二人皆得遷官。施康年、陳讜、鄧友龍、林采皆以攻偽學久居言路，而張釜、張巖、程松率由此秉政。

四年，侂胄拜少傅，封豫國公。有蔡璉者嘗得罪，汝愚執而黥之。五年，侂胄使璉

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，具其賓客所言七十紙。侂胄欲逮彭龜年、曾三聘、徐誼、沈有開下大理鞫之，張仲藝力爭乃止。其年遷少師，封平原郡王。六年，進太傅。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，請誅侂胄，以周必大為相。侂胄大怒，決杖流欽州。言者希侂胄意，劾必大首植偽黨。降為少保。一時善類悉罹黨禍，雖本侂胄意，而謀實始京鏜。逮鏜死，侂胄亦稍厭前事，張孝伯以為不弛黨禁，後恐不免報復之禍。侂胄以為然，追復汝愚、朱熹職名，留正、周必大亦復秩還政，徐誼等皆先後復官。偽黨之禁寖解。

三年，拜太師。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，請侂胄平章國政，侂胄繆為辭謝，乞致其仕，詔不許，允中放罷。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，薛叔似、辛棄疾、陳謙皆起廢顯用，當時固有困於久斥，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。若陳自強則以侂胄童子師，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，而蘇師旦、周筠又侂胄廝役也，亦皆預聞國政，超取顯仕。群小阿附，勢焰熏灼。侂胄凡所欲為，宰執惕息不敢為異，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，惟所欲用，三省不預知也。言路厄塞，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，謂之月課。

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，於是恢復之議興。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，識者多言曦不可，主西師必叛，侂胄不省。安豐守厲仲方言淮北流民願歸附，會辛棄疾入見，言敵國必亂必亡，願屬元老大臣預為應變計，鄭挺、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言。開禧改元，進士毛自知廷對，言當乘機以定中原，侂胄大悅。詔中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。先是，楊輔、傅伯成言兵不可動，抵罪。至是，武學生華岳叩閽乞斬侂胄、蘇師旦、周筠以謝天下，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。岳下大理劾罪編置，大異斥去。

陳自強援故事乞命侂胄兼領平章，臺諫鄧友龍等繼以為請，侂胄除平章軍國事。蕭逵、李壁時在太常，論定典禮，三日一朝，因至都堂，序班丞相之上，三省印並納其第。侂胄昵蘇師旦為腹心，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。自置機速房於私第，甚者假作御筆，陞黜將帥，事關機要，未嘗奏稟，人莫敢言。

二年，以薛叔似為京湖宣諭使；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；程松為四川宣撫使，吳曦副之。徐邦憲自處州召見，以弭兵為言，忤侂胄意，削二秩。於是左司諫易祓、大理少卿陳景俊、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起而言恢復之計矣。詔侂胄日一朝。友龍、叔似並升宣撫使。吳曦兼陝西、河東招撫使，皇甫斌副之。時鎮江武鋒軍統制陳孝廣復泗州及虹縣，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，光州孫成復褒信縣。捷書聞，侂胄乃議降詔趣諸將進兵。

未幾，皇甫斌兵敗于唐州；秦世輔至城固軍潰；郭倬、李汝翼敗於宿州，敵追圍倬，

倬執統制田俊邁以遺敵，乃獲免。事聞，鄧友龍罷，以丘密代為宣撫使。侂胄既喪師，始覺為師旦所誤。侂胄招李壁飲酒，酒酣，語及師旦，壁微摘其過，侂胄以為然。壁乃悉數其罪，贊侂胄斥去之。翌日，師旦謫韶州，斬郭倬於京口，流李汝翼、王大節、李爽於嶺南。

已而金人渡淮，攻廬、和、真、揚，取安豐、濠，又攻襄陽，至棗陽，乃以丘密僉書樞密院事，督視江、淮軍馬。侂胄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，而諭丘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，謂用兵乃蘇師旦、鄧友龍、皇甫斌所為，非朝廷意。金人答書辭甚倨，且多所要索，謂「侂胄無意用兵，師旦等安得專？」密又遣書許還淮北流民及今年歲幣，金人乃有許意。

會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，敗於六合；金人攻蜀，吳曦叛，受金命稱蜀王。密乞移書敵營伸前議，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為首謀，宜免繫銜。侂胄忿，密坐罷。曦反狀聞，舉朝震駭。侂胄亟遣曦書，許以茅土之封，書未達而安丙、楊巨源已率義士誅曦矣。侂胄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，以林拱辰為通謝使。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，以侵疆為界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，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。信孺歸，白事朝堂，不敢斥言，侂胄窮其說，乃微及之。侂胄大怒，和議遂輟。起辛棄疾為樞密都承旨。會棄疾死，乃以殿前副都指揮使趙淳為江淮制置使，復銳意用兵。

自兵興以來，蜀口、漢、淮之民死於兵戈者，不可勝計，公私之力大屈，而侂胄意猶未已，中外憂懼。禮部侍郎史彌遠，時兼資善堂翊善，謀誅侂胄，議甚秘，皇子榮王入奏，楊皇后亦從中力請，乃得密旨。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、李壁。御筆云：「韓侂胄久任國柄，輕啟兵端，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，可罷平章軍國事，與在外宮觀。陳自強阿附充位，不恤國事，可罷右丞相。日下出國門。」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。象祖欲奏審，壁謂事留恐泄，不可。翌日，侂胄入朝，震呵止於途，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。

先一日，周筠謂侂胄，事將不善，侂胄與自強謀用林行可為諫議大夫，盡擊謀侂胄者。是日，行可方請對，自強坐待漏院，語同列曰：「今日大成上殿。」俄侂胄先驅至，象祖色變。尋報侂胄已押出，象祖乃入奏。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。嘉定元年，金人求函侂胄首，乃命臨安府斲侂胄棺，取其首遺之。

侂胄用事十四年，威行宮省，權震寓內。嘗鑿山為園，下瞰宗廟。出入宮闈無度。孝宗疇昔思政之所，偃然居之，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。顏楒草制，言其得聖之清。易祓

撰答詔，以元聖褒之。四方投書獻頌者，謂伊、霍、旦、奭不足以似其勳，有稱為「我王」者。余　　請加九錫，趙師　　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。侂胄皆當之不辭。所嬖妾張、譚、王、陳皆封郡國夫人，號「四夫人」，每內宴，與妃嬪雜坐，恃勢驕倨，掖庭皆惡之；其下受封者尤眾。至是，論四夫人罪，或杖或徒，餘數十人縱遣之。有司籍其家，多乘輿服御之飾，其僭奢極矣。

始，侂胄以導達中外之言，遂見寵任。朱熹、彭龜年既以論侂胄去，貴戚吳琚語人曰：「帝初無固留侂胄意，使有一人繼言之，去之易爾。而一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，故稔其惡以底大僇。」開禧用兵，帝意弗善也。侂胄死，寧宗諭大臣曰：「恢復豈非美事，但不量力爾。」

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，無子，取魯　　子為後，名珌，既誅侂胄，削籍流沙門島云。

丁大全

丁大全，字子萬，鎮江人。面藍色。嘉熙二年舉進士，調蕭山尉。上謁帥閫，安撫使史巖之俟眾賓退，獨留大全，款曲甚至，期以他日必大用。大全為戚里婢婿，寅緣以取寵位。事內侍盧允昇、董宋臣。累官為大理司直、添差通判饒州。入為太府寺簿，調尚書茶鹽所檢閱江州分司，復兼樞密院編修官。拜右正言兼侍講，辭。改右司諫，拜殿中侍御史。

升侍御史兼侍讀。劾奏丞相董槐，章未下，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，露刃圍槐第，以臺牒驅迫之出，紿令輿槐至大理寺，欲以此恐之。須臾，出北關，棄槐，嘯呼而散。槐徐步入接待寺，罷相之命下矣。自是志氣驕傲，道路以目。

尋為右諫議大夫，進端明殿學士、僉書樞密院事，封丹陽郡侯，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。寶祐六年，拜參知政事。四月，拜右丞相兼樞密使，進封公。初，大全以袁玠為九江制置副使，玠貪且刻，逮繫漁湖土豪，督促輸錢甚急。土豪怒，盡以漁舟濟北來之兵。太學生陳宗、劉黼、黃鏞、曾唯、陳宜中、林則祖等六人，伏闕上書訟大全。臺臣翁應弼、吳衍為大全鷹犬，鈐制學校，貶逐宗等。

開慶元年九月，罷相，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。中書舍人洪芹繳言：「大全鬼蜮之資，穿窬之行，引用兇惡，陷害忠良，遏塞言路，濁亂朝綱。乞追官遠竄，以伸國法，

以謝天下。」侍御史沈炎、右正言曹永年相繼論罷。監察御史朱貔孫復論：「大全姦回險狡，狠毒貪殘，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，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。」監察御史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：絕言路，壞人才，竭民力，誤邊防。再削其官。景定元年，詔守中奉大夫致仕。臣僚言「乞遠竄使不失刑」，詔送南康軍居住。臺臣復以為言，追三官，移送南安軍居住。

明年，監察御史劉應龍請加竄，追削兩官，移竄貴州團練使。與州守游翁明失色杯酒間，翁明訴大全陰造弓矢，將通蠻為不軌。朱禩孫以聞于朝。又明年，移置新州。太常少卿兼權直舍人院劉震孫繳奏，乞移徙海島。四年正月，將官畢遷護送，舟過藤州，擠之于水而死。

大全知淮西，總領鄭羽富甲吳門，始欲結媚，羽不從。遂令臺臣卓夢卿彈之，籍其家。為子壽翁聘婦，見其豔，自取，為世所醜。

賈似道

賈似道，字師憲，台州人，制置使涉之子也。少落魄，為遊博，不事操行。以父蔭補嘉興司倉。會其姊入宮，有寵于理宗，為貴妃，遂詔赴廷對，妃於內中奉湯藥以給之。擢太常丞、軍器監。益恃寵不檢，日縱游諸妓家，至夜即燕遊湖上不反。理宗嘗夜憑高，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，語左右曰：「此必似道也。」明日詢之果然，使京尹史巖之戒敕之。巖之曰：「似道雖有少年氣習，然其材可大用也。」尋出知澧州。

淳祐元年，改湖廣總領。三年，加戶部侍郎。五年，以寶章閣直學士為沿江制置副使、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撫使。一歲中，再遷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，調度賞罰，得以便宜施行。九年，加寶文閣學士、京湖安撫制置大使。十年，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，年始三十餘。寶祐二年，加同知樞密院事、臨海郡開國公，威權日盛。臺諫嘗論其二部將，即毅然求去。孫子秀新除淮東總領，外人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矣，丞相董槐懼，留身請之，帝以為無有，槐終不敢遣子秀，以似道所善陸壑代之，其見憚已如此。四年，加參知政事。五年，加知樞密院事。六年，改兩淮宣撫大使。

自端平初，孟珙帥師會大元兵共滅金，約以陳、蔡為界。師未還而用趙范謀，發兵據殽、函，絕河津，取中原地，大元兵擊敗之，范僅以數千人遁歸。追兵至，問曰：「何為而敗盟也？」遂縱攻淮、漢，自是兵端大啟。

開慶初，憲宗皇帝自將征蜀，世祖皇帝時以皇弟攻鄂州，元帥兀良哈台由雲南入交阯，自邕州蹂廣西，破湖南，傳檄數宋背盟之罪。理宗大懼，乃以趙葵軍信州，禦廣兵；以似道軍漢陽，援鄂，即軍中拜右丞相。十月，鄂東南陬破，宋人再築，再破之，賴高達率諸將力戰。似道時自漢陽入督師。十一月，攻城急，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。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，輸歲幣，不從。會憲宗皇帝晏駕于釣魚山，合州守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報鄂，似道再遣京議歲幣，遂許之。大元兵拔砦而北，留張傑、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兵。明年正月，兵至，傑作浮梁新生磯，濟師北歸。似道用劉整計，攻斷浮梁，殺殿兵百七十，遂上表以肅清聞。帝以其有再造功，以少傅、右丞相召入朝，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。

初，似道在漢陽，時丞相吳潛用監察御史饒應子言，移之黃州，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閫。黃雖下流，實兵衝。似道以為潛欲殺己，銜之。且聞潛事急時，每事先發後奏；帝欲立榮王子孟啟為太子，潛又不可。帝已積怒潛，似道遂陳建儲之策，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，致全、衡、永、桂皆破，大稱旨。乃議立孟啟，貶潛循州，盡逐其黨人。高達在圍中，恃其武勇，殊易似道，每見其督戰，即戲之曰：「巍巾者何能為哉！」每戰，必須勞始出，否即使兵士嘩于其門。呂文德諂似道，即使人呵曰：「宣撫在，何敢爾邪！」曹世雄、向士璧在軍中，事皆不關白似道，故似道皆恨之。以覈諸兵費，世雄、士璧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。每言于帝欲誅達，帝知其有功，不從。尋論功，以文德為第一，而達居其次。

明年，大元世祖皇帝登極，遣翰林侍讀學士、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，且徵歲幣。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《福華編》稱頌鄂功，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。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司拘經等於真州忠勇軍營。

時理宗在位久，內侍董宋臣、盧允昇為之聚斂以媚之。引薦奔競之士，交通賄賂，置諸通顯。又用外戚子弟為監司、郡守。作芙蓉閣、香蘭亭宮中，進倡優傀儡，以奉帝為游燕。竊弄權柄。臺臣有言之者，帝宣諭去之，謂之「節貼」。

似道入，逐盧、董所薦林光世等，悉罷之，勒外戚不得為監司、郡守，子弟門客斂跡，不敢干朝政。由是權傾中外，進用群小。取先朝舊法，率意紛更，增吏部七司法。買公田以罷和糴，浙西田畝有直千緡者，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。數稍多，予銀絹；又多，予度牒告身。吏又恣為操切，浙中大擾。有奉行不至者，提領劉良貴劾之。有司爭相迎

合，務以買田多為功，皆繆以七八斗為石。其後，田少與磽瘠、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，率取償田主。六郡之民，破家者多。包恢知平江，督買田，至以肉刑從事。復以楮賤，作銀關，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，自製其印文如「賈」字狀行之，十七界廢不用。銀關行，物價益踴，楮益賤。秋七月，彗出柳，光燭天，長數十丈，自四更見東方，日高始滅。臺諫、布韋皆上書，言此公田不便，民間愁怨所致。似道上書力辯之，且乞罷政。帝勉留之曰；「公田不可行，卿建議之始，朕已沮之矣。今公私兼裕，一歲軍餉，皆仰於此。使因人言而罷之，雖足以快一時之議，如國計何！」有太學生蕭規、葉李等上書，言似道專政。命京尹劉良貴捃摭以罪，悉黥配之。後又行推排法。江南之地，尺寸皆有稅，而民力弊矣。

理宗崩，度宗又其所立，每朝必答拜，稱之曰「師臣」而不名，朝臣皆稱為「周公」。甫葬理宗，即棄官去，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，朝中大駭，帝與太后手為詔起之。似道至，欲以經筵拜太師，以典故須建節，授鎮東軍節度使，似道怒曰：「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！」遂命出節，都人聚觀。節已出，復曰：「時日不利。」亟命返之。宋制：節出，有撤關壞屋，無倒節理，以示不屈。至是，人皆駭歎。然下沱之報實無兵也。三年，又乞歸養。大臣、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五至，中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，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。除太師、平章軍國重事，一月三赴經筵，三日一朝，赴中書堂治事。賜第葛嶺，使迎養其中。吏抱文書就第署，大小朝政，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、堂吏翁應龍，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。

似道雖深居，凡臺諫彈劾、諸司薦辟及京尹、畿漕一切事，不關白不敢行，李芾、文天祥、陳文龍、陸達、杜淵、張仲微、謝章輩，小忤意輒斥，重則屏棄之，終身不錄。一時正人端士，為似道破壞殆盡。吏爭納賂求美職，其求為帥閫、監司、郡守者，貢獻不可勝計。趙滒輩爭獻寶玉，陳奕至以兄事似道之玉工陳振民以求進，一時貪風大肆。五年，復稱疾求去。帝泣涕留之，不從。令六日一朝，一月兩赴經筵。六年，命入朝不拜。朝退，帝必起避席，目送之出殿廷始坐。繼又令十日一入朝。

時襄陽圍已急，似道日坐葛嶺，起樓閣亭榭，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，日淫樂其中。惟故博徒日至縱博，人無敢窺其第者。其妾有兄來，立府門，若將入者，似道見之，縛投火中。嘗與群妾踞地鬥蟋蟀，所狎客入，戲之曰：「此軍國重事邪？」酷嗜寶玩，建多寶閣，日一登玩。聞余玠有玉帶，求之，已殉葬矣，發其塚取之。人有物，求不予，輒得罪。自是，或累月不朝，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。八年，明堂禮成，祀景靈宮。天大雨，似道期帝雨止升輅。胡貴嬪之父顯祖為帶御器械，請如開禧故事，卻輅，乘逍遙輦

還宮，帝曰平章云云，顯祖紿曰：「平章已允乘逍遙輦矣。」帝遂歸。似道大怒曰：「臣為大禮使，陛下舉動不得預聞，乞罷政。」即日出嘉會門，帝留之不得，乃罷顯祖，涕泣出貴嬪為尼，始還。

似道既專恣日甚，畏人議己，務以權術駕馭，不愛官爵，牢籠一時名士，又加太學餐錢，寬科場恩例，以小利啖之。由是言路斷絕，威福肆行。

自圍襄陽以來，每上書請行邊，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己。呂文煥以急告，似道復申請之，事下公卿雜議。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，顧襄未必能及淮，顧淮未必能及襄，不若居中以運天下為得。乃就中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。時物議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，監察御史李旺率朝士入言於似道。似道曰：「吾用達，如呂氏何？」旺等出，歎曰：「呂氏安則趙氏危矣。」文煥在襄，聞達且入援，亦不樂，以語其客。客曰：「易耳，今朝廷以襄陽急，故遣達援之，吾以捷聞，則達必不成遣矣。」文煥大以為然。時襄兵出，獲哨騎數人，即繆以大捷奏，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。襄陽降，似道曰：「臣始屢請行邊，先帝皆不之許，向使早聽臣出，當不至此爾。」

十月，其母胡氏薨，詔以天子鹵簿葬之，起墳擬山陵，百官奉襄事，立大雨中，終日無敢易位。尋起復入朝。

度宗崩。大兵破鄂，太學諸生亦群言非師臣親出不可。似道不得已，始開都督府臨安，然憚劉整，不行。明年正月，整死，似道欣然曰：「吾得天助也。」乃上表出師，抽諸路精兵以行，金帛輜重之舟，舳艫相銜百餘里。至安吉，似道所乘舟膠堰中，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動，乃易他舟而去。至蕪湖，遣還軍中所俘曾安撫，以荔子、黃甘遺丞相伯顏，俾宋京如軍中，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，不從。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，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：「宋曆三百二十年。」似道俛首而已。時一軍七萬餘人，盡屬孫虎臣，軍丁家洲。似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。二月庚申夜，虎臣以失利報，似道倉皇出呼曰：「虎臣敗矣！」命召貴與計事。頃之，虎臣至，撫膺而泣曰：「吾兵無一人用命也。」貴微笑曰：「吾嘗血戰當之矣。」似道曰：「計將安出？」貴曰：「諸軍已膽落，吾何以戰？公惟入揚州，招潰兵，迎駕海上，吾特以死守淮西爾。」遂解舟去。似道亦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。明日，敗兵蔽江而下，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，皆不至，有為惡語慢罵之者。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，上書請遷都，列郡守於是皆遁，遂入揚州。

陳宜中請誅似道，謝太后曰：「似道勤勞三朝，安忍以一朝之罪，失待大臣之禮。」

止罷平章、都督，予祠官。三月，除似道諸不恤民之政，放還諸竄謫人，復吳潛、向士璧等官，誅其幕官翁應龍，廖瑩中、王庭皆自殺。潘文卿、季可、陳堅、徐卿孫皆似道鷹犬，至是交章劾之。四月，高斯得乞誅似道，不從。而似道亦自上表乞保全，乃命削三官，然尚居揚不歸。五月，王爚論似道既不死忠，又不死孝，太皇太后乃詔似道歸終喪。七月，黃鏞、王應麟請移似道鄰州，不從。王爚入見太后曰：「本朝權臣稔禍，未有如似道之烈者。縉紳草茅不知幾疏，陛下皆抑而不行，非惟付人言於不恤，何以謝天下！」始徙似道婺州。婺人聞似道將至，率眾為露布逐之。監察御史孫嶸叟等皆以為罰輕，言之不已。又徙建寧府。翁合奏言：「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，聞似道來嘔惡，況見其人！」時國子司業方應發權直舍人院，封還錄黃，乞竄似道廣南；中書舍人王應麟、給事中黃鏞亦言之，皆不從。侍御史陳文龍乞俯從眾言，陳景行、徐直方、孫嶸叟及監察御史俞浙並上疏，於是始謫似道為高州團練使、循州安置，籍其家。

福王與芮素恨似道，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，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。似道行時，侍妾尚數十人，虎臣悉屏去，奪其寶玉，撤轎蓋，　　行秋日中，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，每名斥似道，辱之備至。似道至古寺中，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，虎臣呼似道曰：「賈團練，吳丞相何以至此？」似道慚不能對。嶸叟、應麟奏似道家畜乘輿服御物，有反狀，乞斬之。詔遣鞫問，未至。八月，似道至漳州木綿庵，虎臣屢諷之自殺，不聽，曰：「太皇許我不死，有詔即死。」虎臣曰：「吾為天下殺似道，雖死何憾？」拉殺之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